

现代人的智慧，在于用科技和机器征服自然，而古人凭借血肉之躯和信仰的执着创造奇迹。在麦积山微微泛红的砂砾岩上开凿洞窟，并施彩塑像，得有多少工匠汇聚于天水的这片广阔山野啊！

莲花开满了麦垛

从宝鸡到天水，动车一路穿山越岭，犹如驭长龙，回溯时光的隧道，而去拜谒麦积山石窟，正遇上陇东南前一日降下了春雪，天水城和石窟寺被白雪覆盖，远远望去，漫山银白。

“麦积烟云”，是天水的胜景。

历史总是妙趣横生，又充满无穷的想象，但也令人费解。每个对历史感兴趣的人，都希望从悠远的岁月中，找到过往的脉络和细节，或许这正是历史的

诱人之处吧。来到天水这片陇东南的温润之地，我看到许多年代久远的历史遗存。之前，当我对这里的文明有了一点了解后，便觉得该奔赴这片土地了。

麦积山区，草木葱茏，迥异于人们想象中的西部荒凉。众所周知，被群山环抱的一座丹霞孤峰，因像极了收获后堆起的麦垛，故得名“麦积山”。在陇山、香积山等大大小小山峦的簇拥下，高140余米的麦积山，无论从哪个角度

看，都真的像一个巨大的麦垛。

如此形象的称谓，妙就妙在大自然的天造地设。天风挟带着秦岭山中的湿气，一路吹送到天水，使这片土地非常适宜种植麦子，属陇东南重要的产粮区。想必，多年来麦积山开窟造像的工匠中，有不少是秋收后放下镰刀而操起斧凿的“麦客”吧。

山之名，由来已久，而石窟寺，注定石破天惊。

历史的书写者，总免不了太多渲染，再加上后世演绎，史书中的文字简直有些“咄咄逼人”了。无名的众生本是历史的参与者，人们却记住了寥寥无几的显赫之辈。麦积山石窟的营造同样如此。

据说，最早被委以主持开凿麦积山石窟重任的，是一位法号“杯度”的高僧。我没有探究杯度是何许人也，而是遐想这个有些别致的法号。一个“度”字，似要感化众生于佛法的彼岸，也为他本人披上了天国的祥光。

历史上，由僧人主持营造石窟寺，

是一个普遍的现象，既显得名正言顺，又让信仰找到了最好的依托。值得玩味的是，中国保存至今的大型石窟，当年大多都是由一名高僧最先主持开凿：乐僔之于敦煌、昙曜之于云冈，而杯度，在天水这座像极了麦垛的孤峰上，率领工匠、勘察选址，慧眼慧心、悲天悯人，一斧一凿、一春一秋，融合石的坚固、木的柔韧、泥的百变、彩的绚丽，岁岁年年，坚持不懈，造就了麦积山最初华彩与夺目。

乱石通人过，悬崖置屋牢。
上方重阁晚，百里见秋毫。

这是“诗圣”杜甫避乱天水时，对麦积山石窟的咏叹，“重阁”二字，让后世遥想当年石窟的盛况。可以想见，佛坐于莲花之上，而菩萨手持莲花、足踩莲花，处处皆是莲花。

花开了，佛在微笑。

花是莲花，佛，是前世的因缘。

岁月沧桑，麦积山石窟留存至今的221个大小窟龛、10632身泥塑与石雕、1000多平方米壁画，是古人给后人的馈赠，亦是后人对古人的遐想。

于是，艺术在山崖呈现，山崖交织成了艺术的世界。

作为佛教东传后修建的大型石窟群之一，麦积山石窟因为处地的独特，有着“承前启后”的意义。它既吸收了西域石窟造像之精髓，又辐射影响了中原石窟的营建，且风格趋于世俗化，万余身彩塑，像是芸芸众生在石窟里的一场场盛装聚会。余秋雨先生曾写道，“中国宗教颇多世俗气息，因此，世俗人情也会染上宗教式的光斑（《都江堰》）。”麦积山石窟是世俗气息和宗教光斑两相辉映的最好见证，而这大概也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奥秘吧——互鉴互生，彼此交融。

远眺麦积山红色的山崖，我想，千百年前的窟群一定比现在更加蔚为壮观，高高的“麦垛”上有万千造像，姿态

各异、色彩缤纷，形神皆备、气宇轩昂，或坐或站的千百年里，微笑着和众生对话，人间多少兴亡交替，无不收入他们的眼眸，而微笑是永恒的表情，是洞达了生命本质后的欣然和释然，难怪这立于山崖上的石窟群被誉为“东方雕塑艺术陈列馆（历史学家范文澜评价）”。

我想到了开凿石窟的那些王朝。

先是公元384年—公元417年的后秦姚兴时代，属于麦积山石窟的初创，然后是北魏，大兴于明元帝拓跋嗣、太武帝拓跋焘、孝文帝拓跋宏三朝，接着是西魏、北周。朝代如走马灯般更迭，而麦积山的空谷足音却显得与世隔绝。想想看，从后秦至今，真是沧海桑田，崖壁上的斧凿声已经绵延

回响了1600多年，而万余身造像也已在山崖上“活”了1600多个春秋。

沿着栈道行走，与眼前繁复而绚丽的佛或菩萨相对时，你不得不确信历史的宏大和朝代的煊赫。隋的短促、唐的繁盛、宋的优雅、元的旷达……是后世津津乐道的话题，在麦积山石窟却有了几乎相近的表达：用色彩调和王朝的想象，为信仰绘制最美的图景。阳光打在崖壁上，有岁月的尘埃缭绕，佛祖在微笑，菩萨在微笑，弟子在微笑，小沙弥在微笑，金刚力士在微笑，连山间的鸟儿和草木也在微笑，但没有嘈杂，更没有众声喧哗，而是屏息凝视，静观一朵朵莲花在山崖上盛开。

踏雪麦积山，有令人难忘的邂逅。

天水籍的友人卢昌明，年轻有为，趁着休假，带河南朋友来麦积山石窟参观。在这个有雪的初春，我们的相遇短暂却美好。巧的是，我们几人的故乡，皆有闻名于世的石窟寺：麦积山石窟、龙门石窟、云冈石窟，故而话锋里透着对各自家乡的盛赞。

卢昌明告诉我，天水古称“秦州”，得益于渭河与藉河的滋养，这里的人不仅生得秀气，更创造了悠久厚重的文明，而麦积山石窟是天水文明之海里最璀璨耀眼的明珠。从他的话里，我听到了一个在异乡工作生活的年轻人对故土的赞誉和自豪，也感到了历史给予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无以言表的自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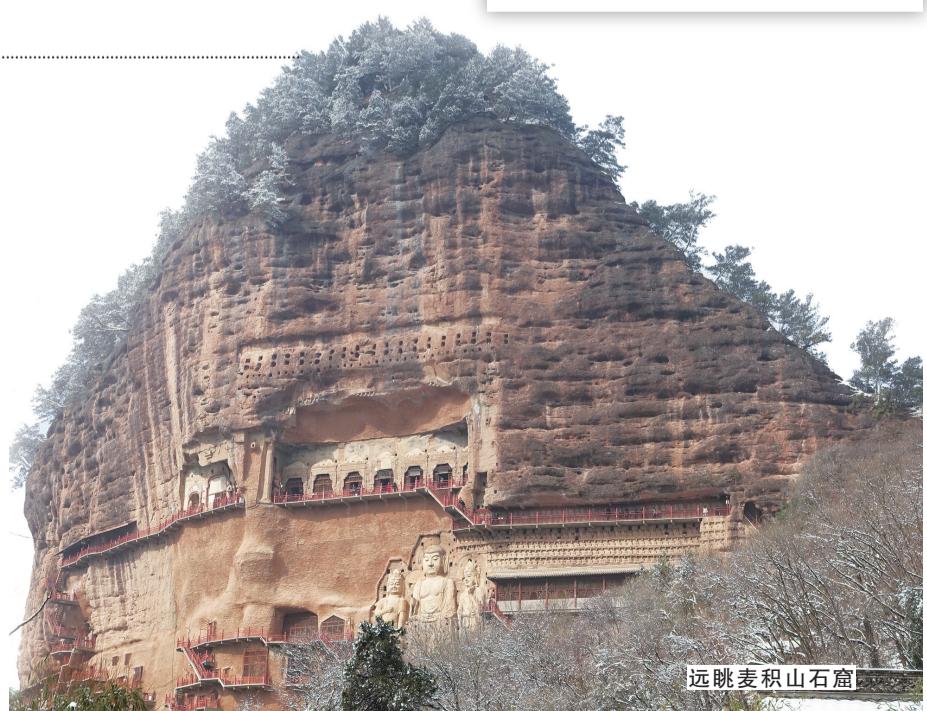
正如卢昌明所言，游客千里迢迢

来到天水，无不冲着麦积山石窟，皆是来看留存至今的艺术瑰宝，一如当年工匠们的漫漫跋涉。当每个人像登天梯一样攀上“麦垛”，凝眸千百年前的造像时，都暂时屏除了尘世的喧嚣，只需用心，即可仰望古人留在山崖上的一道道艺术的灵光——这就是朝圣的意味吧。

麦积山如此，龙门和云冈也一样。

真正广博的文明，永远都不是排斥和抵制，而是包容与借鉴，就像遍开在麦积山上各个朝代的雕塑艺术之花，让今天的人们看到古人的伟大，也让古人感知到今天的人们对艺术的珍视，纵然当年的王朝皆已消隐于时间的长河，但山在，石窟摄人心魄的美，就永不被遗忘。

文/图 许玮



远眺麦积山石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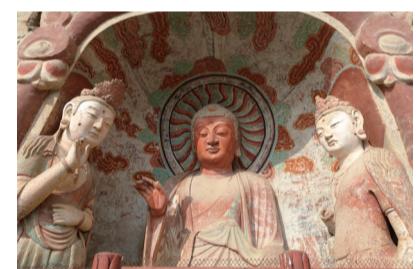
瑞雪覆盖的麦积山区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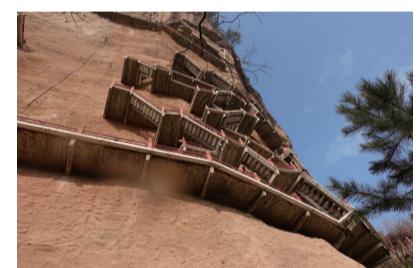
麦积山石窟景区入口匾额



麦积山石窟精美的塑像



麦积山石窟精美的彩塑



麦积山石窟的凌空栈道